

六臣註文選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荆

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

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彥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爲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

無却顧望避敵逗撓

奴教

有刑

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云綏却也有一

尺無却一十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銑曰八

尺曰咫餘同注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

已輕善曰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也向曰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是知敗軍之將身死

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字善曰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于

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

道者罪死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儉

家戮也險侵軼躐擾疆陞王師薄伐所向風靡善曰獯儉謂後魏也

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

釋事

於樂王師又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翰曰獫狁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淮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

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

關無一戰之勞涂

音途善本

中罕千金之費

善曰

曰諸葛各作東關魏軍距之洛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

軍暨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暨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

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伯向塗中

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

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良曰言破敵之

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善曰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

州也懸隔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

五臣本

月

善曰

去都遠也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

年

故司州刺

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

介恃楚眾憑陵肆焉也

向曰憑陵依據也

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猶

善本有
其字

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善曰劉瑤梁
典曰天監三

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

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

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

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所

馬督諒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所馬督諒

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

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方之居延則

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戍己校尉恭以疏勒城

傍有間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

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

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飛泉

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爲神明引去也

良曰言蔡道恭
過於李耿之感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

之首久懸北闕

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
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

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
懸之北闕也

豈直受降可築

涉安啓土而已哉

善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
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

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
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

降是謂開
夷狄之土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

善本
作討

字不時言邁

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
風靡毛詩曰還車言邁

也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

善曰漢書賈誼曰高
帝王功臣反者蝟毛

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儉狁獯鬻
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之結聚而
依水草也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善曰魏志曰司
馬文王征諸葛

誕六軍案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遂

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五臣本作匈字

威

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

於絕咸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援

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

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

延頸自貽虧劒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

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

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

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關泥首待罪帝

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

宗即主

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

善曰左氏傳曰齊人

解事

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

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實安寘景

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街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實置也主謂爲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臣當下讀也濟曰駭驚實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

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

行間遘茲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銑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遘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善曰

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爲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

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

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向曰言景

宗指蹤非擬蕭何獲

善曰漢書

獸勤勞不同諸將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善曰漢書
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
王至張晏曰後改爲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翰

曰茂重也

負檐

丁

裁弛

氏

鐘鼎遽列

善曰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

負檐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負檐賤役也裁舊適也弛

廢也擊鐘鼎食貴事也遽疾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善曰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戎狄也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

亦當此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涂原豈獲自己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前巴蜀曰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善

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儲其腹棄甲而復向曰棄甲退敵也

生

曹死蔡優劣

五臣本作當

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

彈事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毛萇曰靦始也鄭玄曰彼姑然有面目也 翰曰人斯謂景

宗也靦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
太守劉興與將數百騎攻

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
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

也濟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

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善
教者負敗也 良注同

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伏惟聖
也 銑曰易云師出以律錙銖輕重也爽差也

武英挺略不世出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
天下略不世出也 向曰挺拔也略

謀也不世出言非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
世人所能出也

實弘廟筭 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元西
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筭孫子曰

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 翰曰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出征者必祭廟筭吉凶而後行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齊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白

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

後魏也諸夏中國也良曰逆胡聖朝乃顧將一車書善曰汧馬

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

慙彼司氓致五臣本作累辱非所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

向曰慙傷也司氓司州之人也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

所逃罪翰曰載則於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善曰左氏

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臣謹以劾胡代反劾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

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脾將帥絪胡

彈事

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

銑曰僚官

也偏裨皆小將也經沾也咎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

臣謹奉白簡以聞

曰

簡略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

稽首以聞

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汜

凡毓育

字孤家無常子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

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廣北人也舅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五臣作充土良注

同是以義

五臣本義上無見以二字

士節夫聞之有立

善曰左氏傳臧哀伯

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銑曰有立志也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

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作常字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五臣本作百後當伯字同並已

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善本有伯字又

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

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

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

無隔箔字

攘拳大罵突進房

五臣本作屋

中屏風上取車

惟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

五臣本無物字

之意整便打息浚整及

五臣作無及字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善本無共字

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善本有亡字

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與

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

善本作賦字

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

善本作亡寅

後第二弟整仍奪教

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

千文不分浚其奴當伯

五臣作百

先是衆奴

善本有整字

兄

弟未

善本無未字

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

五臣作百

貼

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

善本無行字

還擬欲自取當

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婢采音劉整

五臣本無整字

兄寅

五臣本無寅字

第二息師

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

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

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

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

善本無云字

失車攔子

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

仍打遂范喚

善本無喚字

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

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

善本無婢字

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

善本作志字

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

善本作
母子

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

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更妻范奴苟奴

善本無
苟奴字

列稱

善本無
稱字

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

羅米遇

善本作
過字

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

苟奴登時

五臣本
無時字

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

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

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

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

善本作
孃字

被